

渐行渐远的手艺人和那一缕乡愁

编者按：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抱有一丝远离土地的失落与寂寥，内心深处无法剥离对那些挟裹着浓浓烟火人情味的市井生活的不舍，归根结底，这是现代人的另一种乡愁。散落民间的传统行当和那些手艺人，却渐行渐远，这也许正是这缕似有若无的乡愁、一个脆弱的载体和见证。

01 篾匠吴喜杰的“复兴之路”

□□ 吴小玲

61岁的吴喜杰，是浙江缙云竹编工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他14岁开始拜师学艺，早期从事篮筐、竹筛、地筛、凉席等日常生活生产用具的粗制竹编，后来经过不断地摸索和实践，其制作的精细竹编，既适当保留竹编制品的传统用途，又融合当前家居和生活的新需求，确保实用性的同时，兼顾作品的装饰性和观赏性，通过创新实现了转型。

走南闯北的缙云篾匠

刚过完春节的这一天，缙云县一个坐落在山坡上的小区，一家店门口，大家拉着家常、带娃的带娃，店门口挂着一块手写的铁招牌，居中五个红油漆写的大字“吴喜杰篾店”。

进门右手边靠墙堆着几根备用的毛竹，左边墙上安着一个货架，货架上摆满了火笼、百盒等竹编的成品和半成品，竹子的基础色上大胆地搭着大红和乌黑，显得格外喜庆。货架靠门这一端搁着竹编比赛的获奖证书，墙上贴着几张媒体采访的图片。

车库正中，一个中等身材的老师傅半蹲着。“刺啦，刺啦”，剖竹、劈篾、再劈、再抽、再刮，碗口粗的竹子转瞬变成了篾条，篾条在老师傅的手里灵活翻飞，变成薄薄的篾片或篾丝。老师傅四方脸，细长眼睛，架着一副老花

镜。他声音洪亮，一笑眼睛和脸上的皱纹挤成一团。这就是篾匠吴喜杰。

吴喜杰出生在缙云县一个偏僻的山村。“生下来没多久就遇上农村最艰苦的那几年，家里孩子多吃不饱饭，就想着学门手艺至少能填饱肚子。14岁那年，我一个人跑去了福建，跟着一个温岭老篾匠学手艺。”吴喜杰笑道，“可是没想到学做篾这么苦，从早蹲到晚，蹲得时间长了，膝盖钻心地痛，连站都站不起来，两只手全是血泡。”就这样跟着第一个师傅学了些基本功，后来又回村子附近拜了几个师傅。

吴喜杰小小年纪却能吃苦、肯钻研，学得也快，师傅们都喜欢他。当时几乎家家户户都要用到竹编制品，因此做篾的生意很红火。吴喜杰爱动脑筋，独立出来后，慢慢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风格，他的竹编粗中有细，耐用又灵动好看，所以十里八乡一有活，大家都愿意找他。

“那时生意虽好，但工钱很低，再加上竹编逐渐被金属、塑料等取代，做篾根本维持不了生计，所以2004年，为了供孩子们上学，我只好找了一家工厂做工。”吴喜杰坦言，“不做篾的这几年，不时有老主顾惦记，找我做活。因为无法割舍这门老手艺，在工厂干了四五年，最后还是辞了，又重新干起了篾匠。”

精细竹编：创新中复兴

在缙云，古时女子出嫁，娘家会请



吴喜杰的竹编作品

做篾师傅做一些精细竹编，如火笼、百盒、红篾篮、头梳篾等，作为陪嫁，一是供婚后使用，二来竹编好似“竹叶青青不肯黄，枝条楚楚耐严霜”，寓意“婚后生活红红火火”。不过，如今竹编的传统用途逐渐被其他低成本的产品取代，缙云以火笼、百盒等精细竹编做陪嫁的传统习俗也受到了冲击。

“这几年，用多了机器生产、批量生产的东 西，又有人开始喜欢手工艺，所以在家居装饰、礼品收藏这些方面，对精细竹编又有了一些需求量。”吴喜杰看到了竹编市场的新方向，他结合新需求，对传统竹编的用途、尺寸、配色以及花纹图案都进行调整，在适当保留传统用途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竹编制品的装饰性和观赏性。其代表作品正是缙云传统婚嫁系列精细竹编，有火笼、百盒、果盒、饭篮、麻丝篮、头梳篾、乌帽篾等。

“这个过程特别不容易。因为缙云竹编历史虽然长远，但是基本上都是靠师傅带徒弟手手相传，再加上以前更注重实用性，基本上没留下什么现成的东西可以参考。现在整个缙云能做这种精细竹编的，一只手就可以数过来。做篾累人，不光要能吃苦，还要肯钻研。竹编的花纹和图案，基本上都得自己一边做一边试，一点一点摸索出来。”吴喜杰说。

当问及产品的销路以及今后的打算，他憨厚地笑笑，“我也不指望挣多少钱，只要能维持我们老两口过日子就够了。”吴喜杰的眼里有一丝无奈，“这活累人，没有十来年的基本功根本不可能出师，儿子也不愿意学。我以前收过3个半徒弟，3个因为养不活自己都转行了，一个没出师就干不下去了。我们这辈人老了以后，估计这门手艺是要失传了。”

2015年，竹编被纳入第六批缙云县非遗名录申报名单，吴喜杰被选为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到目前，这对吴喜杰自身、对他的老行当竹编并未看到有多大的影响和改变。也许对埋头做篾的吴喜杰来说，能做自己的老行当当日，有几个热心的老主顾，偶尔来些新主顾，有这样一个已然成为村民、老人乐园的小作坊，就够了。

02 藏在画家村里的民间制鼓人

□□ 谭啸

沿坑岭头是浙江省松阳县枫坪乡境内的一个小山村，位于县城西南部，距松阳县城60公里，为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是松阳县小有名气的“画家村”。相遇它，需穿越松阴溪南侧群山的一个个“皱褶”。

得益于“画家村”的美名，沿坑岭头村从整体搬迁的命运中“逃离”，开始了合理保护和有效开发之路，也让原本隐在这个小村的制鼓传承人叶关汉被外界熟知。在村里，只要跟随着“咚咚咚……”的敲打声沿路而行，就能寻访到叶关汉和他的制鼓作坊。

一面好鼓的诞生旅程

65岁的叶关汉，年轻时便跟着师傅学做鼓。在叶关汉家，院子和屋内几乎摆满了牛皮、木条片、半成品或刚刚上漆的鼓。叶关汉的鼓里里外外全都是手工制作而成，鼓板通体用杉木，鼓面用牛皮制作，细处削竹成钉，这样的鼓据说可以用上四五十年。

一面鼓的完成，需要包括选材、刨板等十几道工序，每道工序都马虎不得。首先，需要解板，就地取材的杉木是做鼓身的好材料。根据所制鼓身的大小将木料锯成不同弧度的木板，再把杉木切割成弧形进行烘干，南方多潮，梅雨季节过后才能将木片拼接起来制作成鼓腔。

坚硬笨重的木材在他的手中像柔软的湖水，随形而就，自成方圆。再经烘烤定型，用胶水粘成圆形，绝对不能有空隙，不然就得返工。之后要经过抛光、上腻子、上漆等工艺，一个初具雏形的鼓腔就制作好了。

接下来就是鞣牛皮了，也是制作一面好鼓最关键的地方。“要选用本地优质新鲜的黄牛皮，外表的牛毛要有光泽、均匀、多而密，内层不可以有屠宰时造成的刀伤。”叶关汉说，市场上卖的鼓皮大多不是用的牛皮，可是他自己对鼓皮的要求颇为苛刻，一定是要黄牛皮，不一样的材质做出的鼓声

音是不一样的。只要临近村庄有黄牛皮卖的，他都会登门抢购，拿回家后经裁剪、晾晒后囤积。

制鼓时又要将干皮取出后用清水浸泡，少则5日，多则十数天，柔软且富有弹性的牛皮才能使用。绷鼓皮时，用麻绳穿过牛皮边缘的开口，固定、拉伸、绷紧，两三天后做完一面。

之后，把牛皮固定、拉好、绷紧后，就爬上鼓面开始了踩鼓皮。踩鼓皮是为了让鼓面绷得更紧，声音更洪亮。再用细细的竹钉固定，小鼓面120枚，大鼓面近800枚，既考验技艺又需要耐心。据叶关汉介绍，光将竹片削成1寸左右的钉子，再用茶油翻炒硬化，也很费工时。

“所有材料齐备，从开工到成品，也需十多天时间。”叶关汉说，此前，因为鼓的需求量少，从前村里祠堂、庙里会用一些，松阳高腔的戏曲班社也会买一些。制鼓又费时费力，一直以来他把制鼓当成副业，有人订购或是农闲时，才会动手做上几个，赚点小钱顺便满足下手瘾。

一不小心就干了几十年

“画家村出了名，来村里的人越来越



就地取材的杉木是做鼓身的好材料

第三只眼

乡村只有年轻人回来才有希望

□□ 本报记者 鲁娜

端午节后20天，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独木龙舟节”在6月19日的贵州省黔东南州台江县清水江畔如期举行，37只独具特色的独木龙舟在江面上角逐，两岸站满了全国各地前来围观盛事的人群。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观赛人群中，多了很多乡建人。

在此之前的6月16日至17日，来自全国的乡建人聚集在台江县乡村复兴中的交宫村、红阳村和长滩村，在改造后的村公共活动中心，在中国乡村复兴论坛·台江峰会的乡村实践交流平台上，探讨中国乡村复兴的实践和未来。

创意的力量

“中国是一个农耕大国，乡村的文化遗产极为重要。世界文明分农耕、商业、游牧，农耕文明就来自中国，尤其是我们中国的乡村。乡村遗产到底

能保留多少，取决于遗产观念的普及。”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中国乡村复兴论坛主席罗德胤表示，要通过解决乡村复兴中存在的现代化问题和城乡互动问题，以此来普及遗产观念，通过寻找创意、利用创意，推动乡村的建设。

而在创意中，罗德胤特别强调了好奇心。“在乡村复兴的工作中，作为专业人员的我们，要保持责任心，也要加强好奇心。责任心是让我们守住遗产保护的责任和底线，好奇心是让我们探索跟其他行业的互联互通和叠加的作用，也让我们对乡村的变化保持一种好奇演化的心态，而不是总是批判，我们要更多地看到它的正的方面的因素。”罗德胤说。

“再漂亮的风景，看一次就够了，吸引人的一定是风景以外的因素。”台湾薰衣草森林集团执行长王村煌表示，乡村复兴中，比起荷包鼓起来，更重要的应是社会意义和价值传递。

在东方卫视《梦想改造家》节目

中，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院长吕品晶参与了黔西南州一个布依山寨的设计、改造、建设工作。吕品晶表示，乡村住宅不仅是居住空间，也是生产空间。怎么把生产、生活结合好，这就是改造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村子的发展需要社会更多人的关注，只有更多人的关注、更多的投入，这个乡村的梦想才能最终实现。

最热门的入口

民宿或许是当下乡建最热门的入口。但在民宿众筹、服务平台的开始吧副总裁、借宿CEO夏雨清看来，乡村复兴靠民宿可能是没有希望的，民宿只是一个很小的入口。这个入口可以吸引一些年轻人，乡村只有年轻人回来才有希望，所以借宿也一直致力于让青年人回到乡村。借宿把自己定义为民宿解决方案提供者，在其背后有优秀的民宿和文创品牌。

“我们现在会把一些自带流量的民宿、品牌和目的地嫁接，因为自然生

长在这个时代已经越来越难。也就是说，利用业态和产品，让某一个地方短时间内成为焦点。”夏雨清认为，无论是从民宿还是从乡村出发，我们都要解决民宿的痛点和乡村的痛点。

浙江莫干山民宿品牌大乐之野联合创始人吉晓祥也表示，民宿不可能解决乡村的问题，但是民宿可以从某个角度给乡村带来一点活力，目前莫干山正是在往这个方向做。乡村生态圈的完善一定是在地多方利益的贡献，不仅是政府、开发商，还有村民、个体在里面起到作用。只有把这些不同的个体共同绑在一个利益圈往前走、共同发展，才能做到更好。

在北京慕田峪长城脚下，萨洋、唐亮夫妇用12年努力经营，将村里一块废弃地，变成了如今熙熙攘攘的慕田峪厂酒店、小园餐厅。在一系列的农村工作以后，唐亮感到最当先的就是乡村的可持续发展，这并不是一个空洞字眼。作为一小小的企业，来到一个很古老的村子，首先要怀着感恩

的心情，对本土居民一直抱有非常真诚的、极大的尊重。

“不是我们这些人创造了民宿。民宿并非诞生在一张空的‘画布’上，这张‘画布’原来就有一种文化。对于喜林苑来说，这张‘画布’上就是大理4000年的历史和传统。”民宿品牌喜林苑创始人布莱恩·林登已经扎根云南大理喜洲古镇30多年，这个在中国消解乡愁的美国摄影师，一直在了解和传播传统乡村文化。

情怀和乡建“不同路”

一个已经成为共识的观念是，在乡村复兴中，不能让乡村越来越像城市，而是让乡村更像自己。业内人士表示，要实现这一观念，还需要磨合的时间。

在贵州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刘兆丰看来，当下乡建中的最大障碍，就是我们的情怀和乡建的发展不是同一条路。“中华文明之根是农耕，是乡村的生活，它是悠然的、文化的。

越多，邻村以及邻乡办民俗活动也越来越多，鼓也卖得越来越好，有时凑到节庆活动多，还要赶工。”叶关汉说，20多年的制鼓经历中，这几年做得最多，每年大小小能卖出五十来个，一直有人上门定做，算是一笔不错的收入。

但越来越难的手艺传承，也让叶关汉颇感无奈。“儿女们都在外地，徒弟也没有，没人肯学。附近村庄也没听说有谁会这门手艺的，我就是自己喜欢做这个鼓，以后要是做不动了，有人想修个鼓，都难找到人喽！”

叶关汉不善言辞，说普通话的时候甚至有些结巴，但是话语间透露着一种质朴的执着。就像常年居住在村里的其他村民一样，他其实知道外面挣钱的机会更多，然而基于对做鼓的热爱，对黄土地的眷恋，他们选择一个不离不弃的守望者，几十年如一日，所有的风霜裂变都留在了手上。对他们而言，总有人“一不小心就干了几十年”。

村里的柿子红了一次又一次，高腔的曲牌唱了一出又一出，沿坑岭头村的村民也换了一代又一代。也许，这门手艺在不久的将来，会在叶关汉的叹息声中消失在沿坑岭头。